

“扒龙船”36年，誓言“夺冠才剃胡子”

51岁沅陵汉子向风：蓄须近20年，背后藏着不变的念想，“旗手可以做到70岁”



扫码看视频

“在外面走，经常有人偷偷看我的胡子，小朋友还好奇地说‘这个爷爷的头发怎么倒着长’！”6月的沅陵，时不时来一场雨，水位涨了些许。10多天后，县里的传统龙舟大赛就将举行。沅水上，沙金滩乡红船训练后靠岸，留着近30厘米长花白胡子、剃着光头的旗手向风停下了手中的旗，笃定地说：“我把胡子留了近20年了，一定要夺冠，我才剃胡子。”

■文/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 叶竹
视频/图 王珏 何佳洁 顾荣

趣事：
“这个爷爷的头发怎么倒着长”

“团结奋进，勇往直前！”这是今年沙金滩乡红船的参赛口号。

前段时间，在县城里做焊工的向风听到沙金滩乡红船组队，就回家开始备战。“我停工10多天了，大家都是一听‘扒龙船’就会停工回家，专心准备比赛。”

沅陵人称划龙舟为“扒龙船”。具体是哪一年喊出“不扒赢龙船不剪掉胡子”，今年51岁的向风已经记不清楚了，但这股念头一直藏在心里。

天很热的时候，向风就会拿皮筋把胡子扎起来。“家里人总喊我剃胡子，主要是因为天气一热，胸口会闷得长痱子。”但是向风始终认为，只是夏天时会热一点儿，但留须并不会影响他的工作。

提到“大胡子”惹出的烦恼和趣事，向风指了指已经花白的胡子哈哈笑，“五六年前去长沙，街上一个小朋友还笑我，‘这个爷爷的头发怎么倒着长’。”

可向风不管这些，“反正村里一说到龙舟，鼓一响，我们就会去‘扒龙船’。那些自己村没有龙舟的人，都要到别人船上去看一下。”赛了36年的龙舟，向风从十几岁伢子变成了细伢子口中的“爷爷”，心里就只有一个念想——“拿第一名”。



消防隐患曝光

湘西州泸溪县一公众聚集场所被处罚

日前，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县消防救援大队对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告知承诺的单位进行承诺核查，依法对一虚假承诺单位采取停产停业、予以570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大队消防监督检查人员在对辖区一电影城申报的告知承诺制场所投入使用、营业情况进行现场核查时发现，该场所未设置至少一个独立的疏散楼梯，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安装设置不规范，与承诺内容不符，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大队依



51岁的红船旗手向风。

目标：
“一定要夺冠，我才剃胡子”

2023年，停歇了3年的“沅陵传统龙舟大赛”重启，40艘龙舟赛于沅江之上，几十万群众围观。

每年临近农历五月，沅陵的雨一下，水一涨，龙舟码头下的暗流就会急一些。“上水的龙船顺流，下水的龙船逆流，按照赛制，小组赛阶段，两条龙船比赛时，需要各划一次上下水。”

15岁起就“扒龙船”的向风，从坐着的桡手站到了旗手的位置。“去年我们止步18强，很可惜。我们旗手比对手压得雄势一点，感觉马上就快赢了，但是遗憾最终没有晋级。”

向风说，如果桡手年纪大了，但是还有些力气，就能接着做旗手。“旗手和锣、鼓一样，都是按节奏来，和桡手配合一起完成‘赛龙舟’，就像女孩子按伴奏节拍跳舞。”在向风还不是“大胡子”之前，“有时候‘扒龙舟’，两个村会起冲突，压花旗、压花鼓就好像一方欺负另一方一样。现在不一样了，大家都是在友好氛围下和平竞赛。”

向风还没到“退休”的年纪，他说，只要身体好，旗手可以做到70多岁。

如果今年进了四强可以剃胡子吗？面对记者的问题，这位来自沙金滩乡的红船旗手，和刚开始接受采访时一样，连声表示，“一定要夺冠，我才剃胡子。”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之规定，对该单位处570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并责令停产停业和限期整改。

处罚过程中，大队消防监督检查人员详细告知问题单位负责人作出处罚的理由及法律依据，并对单位负责人进行消防安全教育，反复强调了消防安全的重要性，同时责令该单位负责人严肃对待隐患问题，立即对存在的隐患进行整改，确保消防安全。

■通讯员 邓蔚豪 符渝

**卖掉药房回乡种地
她成村里第一个女农机手**



冯思在使用抛秧机。受访者供图



扫码看视频

一望无际的稻田里，秧苗随风起舞，展现出勃勃生机。6月4日清晨，岳阳湘阴县东塘镇尚南塅村的田埂旁，冯思仔细查看新插的秧苗，手中的锄头时刻准备着为幼苗们除去杂草。

2017年，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的冯思卖掉2家药店回到岳阳湘阴当农民。7年里，她流转的800余亩土地全部采用机械化撒播、插秧，她也成为村里唯一一个女农机手。6月4日，三湘都市报记者联系上冯思，了解她的故事。

“我想回到自己熟悉的地方。”2017年，冯思不顾家人反对关掉药店，选择返乡务农，“照顾家中老人更方便，也可以为家乡注入年轻血液。”

务农如何起步？冯思选择从养鸡着手，却因经验欠缺、管理不足，养鸡场在2019年亏损约20万元。后来她琢磨起种植水稻。

春为岁首，农为行先。每年3月至5月中旬，冯思都与土地为伴。眼下，湖南最高气温近30℃，走在田坝上，冯思感慨：“哪个姑娘不爱美？每到这个时候，我就知道自己又会被晒得很黑。”

如今，冯思种植的水稻从亩产700斤提高至亩产1000斤，村民收入从1000元/亩提高至2000元/亩。

“我是村里第一个引进抛秧机的。”2021年，因机械抛秧机均匀一致、省工省力、作业效率高等优点，冯思引进一台机械抛秧机，“父辈们常讲‘脚上泥多，田里不愁’，我认为，种粮固然要吃苦出力，更应该懂得科技兴农。”

机械哪有人工好？父亲率先反对。为了让固执的父亲认同这个新的“工作伙伴”，冯思将抛秧机开到田里，“嗒嗒嗒”的机器轰鸣声过后，一亩亩水田翻出新泥，一排排水稻秧苗被快速均匀地植入……冯思的父亲看着一排排新绿，默默接受了。

此后，冯思还引进了插秧机、收割机、背式抛秧机等机器设备，在当地推广智慧农业、机械农业，“我向农业局申请了100万元贷款，今年下半年想搞一个育秧工厂，让农户实现全程机械化。”

“未来十年内还是会种水稻，除非我种不动了。”谈及未来，冯思语气坚定，她想用自己的能力守护这个村庄，守护这片土地。

■文/视频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 黄亚萍

通讯员 刘文雅 梁焕鑫